

# 催生 地球公民協會

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|
| 感恩的聲明             | 李根政       | 1  |
| 為根政喝采—兼說弟子        | 陳玉峰       | 2  |
| 因為相信、因為愛—創辦地球公民協會 | 李根政       | 5  |
| 地球公民協會籌備說明        | 地球公民協會籌備會 | 8  |
| 以愛和慈悲實踐環保與政治      | 李根政       | 15 |
| 生命的連結             | 李根政       | 16 |

發行日期：2007年7月 出版者：地球公民協會籌備會

文編、校對：王敏玲、薛淑文、林岱瑾 E-Mail：[leekc.kh@gmail.com](mailto:leekc.kh@gmail.com)

繪圖：李根政 訂價：歡迎隨緣捐助 文件編號：地球1號

臨時網址·李根政部落格：<http://tw.myblog.yahoo.com/jw!oLc2LLqeFRKE2.08Zk2.d6TD/>

籌備期捐款—郵政劃撥帳戶：李根政 42234481（將開立臨時收據，協會成立後將補上正式收據。）

# 感恩的聲明

在準備辭去教職的訊息散播之後，各界給與溫暖的支持和鼓勵，讓根政倍感溫暖，這種與社會善心網絡緊緊相連的感覺真好，不過對於許多朋友關注根政捨教職、退休金等現實利益的諸多溢美，則不敢全數承擔。

根政參與環境與生態保育運動已十幾年，一直認為「面對專業的環境破壞者，我們需要專業的環保團體」，恰好，自己所追求的生命道路與社會實踐相符，因此，辭教職讓自己全心投入其實是再自然不過的事，會選在此時，頗有因緣俱足之感。

我的老婆怡賢，在根政思考辭職時，曾說：「要做，就要確認自己不會有為這個社會犧牲的感覺，如果有，那就表示還沒準備好。」確實如此，從事公共事務之人，若有任何犧牲之感必然做不長久，或於人事境牽纏而心常罣礙。

能找到自己生命道路的人是幸福的，有機緣為社會付出的人當感恩。

或許根政的作為確實與台灣當代社會主流價值不同，然而，懇請各界將焦點放在根政長期所關注之社會事務，誠如陳玉峰教授所說：「只祈求台灣社會多一點根政之流，而不必過份稱讚根政。」如果您覺得這些事務、價值是您所認同，那麼請不吝給與支持，或者一起站出來奮鬥。

誠邀您一起善盡地球公民一份子的責任。

這本小冊子，是分享個人心歷程，以及催生「地球公民協會」之構想，藉此拋磚引玉，就教各界。

李根政 2007/7/2



# 為根政喝采——兼說弟子

文◎陳玉峰 2007/6/24

任期兩年將於七月屆滿的國家第六屆環評委員李根政老師，於2007年6月下旬辭退了高雄市教師會組織的工作，也將辭去教職，打算全心全力投入台灣環運等，恆無止境的志業或獻身；或為向其伙伴交代，他書寫了許多告白性文章，字句平實、樸素懇切而不時流露大我的社會人格，無意間，彰顯出這時代最最欠缺的尊嚴人性、可貴情操。

我除了預祝、慶幸台灣此時此刻尚見諸多救贖心志之外，也藉此向根政祝賀人生大轉捩，但願此去波瀾壯闊、揮灑自如。關於根政令人動容的生涯告白等文章，朋友們可逕上其網閱讀，無庸我畫蛇添足引介。

而5月間，朱玉璽先生以「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參與環境運動的歷程研究」為題，作為其碩士論文的申論，其探討的核心或靈魂人物當然是李根政先生，因此，朱來函要求口訪筆者，列出訪問題綱17項，其中3項事實上皆圍繞在我對根政的看法。問句例如：「…運動中，您很信任根政…，您如何看待與根政的關係？很多人把根政認定是您的大弟子，您是否認同，為何？…您印象中的李根政，其領導特質為何？…李根政…是台灣史上破天荒的由環保人士當環評委員，…您如何看待根政的參與其中？…」

恰巧的是，根政在辭職、投入新運動組織的轉機期，拋出的告白文中，也提出類似的疑問或弔詭，「什麼是大弟子？」，「弟子」是要強調某種思維、價值、模式、典範或之類的代間傳遞、薪火相傳，或是某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？或僅限於現行教育體制內的師生關係？

身兼教職的根政，似乎對「弟子」一辭，無法避免於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的認定，也懷抱著古典衣鉢之類的迷思，從而質疑別人「認定」的「大弟子」的名詞與內涵，令筆者想起若干往事。

若依體制內單純師生關係，筆者在擔任台大植物系助教之際，帶的第一屆學生也算是師生關係，那麼楊國禎教授殆即筆者的「大弟子」？李根政老師乃筆者在靜宜大學生態學研究所期間，所謂「指導」名下的畢業生，然而，社會上若干人認為李根政乃筆者大弟子的原因，部分雖指指導研究生的制度面，實質上可能較傾向環境或保育運動的傳承或象徵，但這也正是根政懷疑的弔詭面。

筆者在台大植物系碩士班就讀期間，恰逢林俊義教授自美歸國，他在台大動物系兼了一門當年熱門的「島嶼生態學」課程，我修習該門課，因此，建立起正式的師生關係。後來，筆者為其競選立委而辭去玉山國家公園課長職，也順理成章的，成為東海大學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班首屆的第一個畢業生，因而林教授之於筆者，乃道道地地的老師，筆者當然是其弟子，社會上一些人或文章也逕自宣稱筆者「深受」林教授的「影響」。然而，如同根政之質疑，筆者亦「質疑」我的老師林教授。

此間原委饒富奇妙，茲舉一例象徵之。

就生態專業而言，筆者之於台灣植被（包括博士論文等），幾乎看不見林教授任何「指導」痕跡，實質上殆也無相關，筆者與林教授與其說是師生關係，毋寧是在人類公共人格上的契合，分工合作，在社會可著力處，因緣聚合。曾經，在選舉期間，林教授與筆者發生激辯，他不經意地說溜了嘴：「你，就是還沒有臣服於我。」這句微妙的話語，從動物到人皆然，狗忠於人，乃狗將主人視為狗首；修習者服膺於上師，必經過心腦靈的臣服。真正心肝情願地成為「弟子」者，大致取義於此，但一般師生通常未及此境，且師、生之間動輒相互誤解。

根政之於筆者似乎亦然。

根政好像並未由筆者身上學到專業（植被生態等所謂學術的特定程度），只是在思維方式、思考習慣、價值取向等，透過社會運動繁瑣的過程中相互討論，基本上，根政具備濃郁的正義感，且在付諸有效行動方面，其效率就筆者所知無人能及；其與筆者互動過程中，早已熟諳筆者化約、提綱契領、不落廢話的要求，何況交往多年，絕大部分話題只以公共事務為內容，私人情誼幾乎不落言詮，若有私人情誼，也是建立在社會人格的欣賞，卻未曾往個人延伸，筆者從來以朋友視之，未嘗念及所謂師生，遑論什麼「弟子」。

在台灣受過教育的人，對於「術業有專攻，聞道有先後」大多耳熟能詳，這也擺明了制式的師生關係只是形式而已，而老師、弟子之間得以成立，關鍵在於弟子的心態，因此，不管體制如何，社會觀點如何，核心的問題在於「弟子」心中，面對老師直觀的感受，以及其內在的態度，其餘並不重要。真正的弟子在於心念受到何等啟發，進而左右生涯、人生價值觀，而不需任何形式的師生關係；豈只三人行必有我師，私淑、神交古人亦師也。

因此，根政是誰的學生完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根政之與社會的關係。根政於台灣環境議題的歷史、政治社會等現實困境、全國各環保團體特質、文化或社會分為、公共議題之個人如何切入、分析與整合議題的能力、社會人格與無私付出的程度、環境

或生態事務所經歷的多樣性、領導能力與心智成熟度、價值觀的格局與緩急輕重的判斷、行動果斷力及效能效率、待人接物的態度、處理人際糾紛的智慧、穩定度以及堅持度、柔軟心或善巧方便…等等，可謂已臻上乘，在筆者有限所知的老、中、青代，目前投入環境工作者，很難找出其右者，或說各有殊勝，但根政絕對是其中翹楚。筆者只祈求台灣社會多一點根政之流，而不必過份稱讚根政。

除了社會共業或台灣命運，或一些人力無可回天的機運，乃至於若干個人先天、後天等玄學或非關條件、能力者之外，根政今後的獻身，很難看出不能成功的理由，何況台灣善根、大德濟濟多士，必將襄贊根政，共同為台灣注入新契機。

但願普天之下，更多的根政現身，在全方位社會公共志業付出。



眾志成城，台灣的進步需要公民的覺醒與行動。

1999，搶救千禧聖誕樹，催生棲蘭檜木國家公園的群眾集結，李根政攝

# 因為相信、因為愛

## ——李根政的辭職與創辦地球公民協會

### 辭職

轉眼間，根政和一群基層教師在高雄市教師會創立的生態教育中心已有 9 年。

感謝有您的支持，讓我們成為台灣少數不靠接政府專案，而能維持一個獨立自主的非營利組織。9 年來，我們的觸角從南到北，不受地域之限；包羅山林保育、水資源、工業污染、生活消費、動物福利等議題，隨因緣開展我們對生界的愛與關懷，能做這些事，最要感謝的是您的長期支持<sup>1</sup>。

這些年來，個人除參與部分地方事務、到處「佈道」之外，更時常穿梭於國會、政府部門從事遊說與抗爭，自 2005 年 8 月起受命擔任環保署環評委員的經驗，讓我更有機會從各種開發案中，以更宏觀、更全方位的視野關照全台環境問題。

污濁的空氣、水、土，山林之潰爛，表面上最大的破壞是由於工業、農、漁、畜牧等產業活動，是因為政客結黨營私，官員決策的荒謬所致，但背後則是台灣糾結五大政權的殖民統治，導致統治者和人民普遍不識土地真面目；加上工業文明、資本主義社會 24 小時洗腦，推波助瀾催化下的產物。這是一股不斷追求經濟成長，不理會環境資源的限制，以為地球可以滿足人類無窮慾望的力量。

從事環境運動的初期，心中常是義憤填膺，每出一次門，滿眼、滿心皆傷痕，後來才慢慢了解到，這是台灣社會、文化的現實與事實，不只是政府的問題，也是人類社會的共業。減緩人類對地球生界的破壞，扭轉文明朝向與自然共存的方向，必需透過教育，透過身體力行，慢慢影響更多的人支持環境保護；如果累積足夠的能量，才能影響政治決策、社會的運作。

9 年前，一顆守護環境的初發心，帶領我跨出了校園，但還留著一條輸送薪水的臍帶，靠著教師會的庇蔭，得以帶著教職從事環境運動，相較於運動界中許多生計無著的朋友來說，真是個一兼二顧好位置。但這些年的實踐經驗，讓我確信這是件長期工作，而且是跨世代志業，必需全心投入才能做出一點成績，根政清楚明白「教育界

---

<sup>1</sup>根據 95.1-96.5 的統計，生態教育中心的認養人共計 209 人，其中，信用卡捐款共 112 人，現金及劃撥捐款有 97 人。

少了我，算不得什麼損失；但環境保護運動，需要 10 個、100 個…，更多的有心人士投入。」在仔細衡量大局，思考個人生命走向後，我有了徹底的體悟，確認辭去教職專心投入社運是一條讓自己生命更單純的道路，在另一半怡賢老師支持下，我已向教師會辭去生態教育中心主任的職務，同時也將在 9 月辭去教職，期許自己繼續深化過去的工作，為生界的圓滿盡一己棉薄之力。

我是個凡人，在辭職決定前，也曾算計薪水、退休金等世間價值，過程中略有掙扎，但回頭一看，幾個月的反覆思量，不過就像成熟的種子，要離開枝條前的瞬間陣痛罷了。

過去幾個月以來，台灣政治板塊變動迅速，許多希望透過參政快速解決環境問題的朋友，曾鼓勵根政參選立委，也有政黨徵詢列入不分區立委的名單。然而，根政心之所繫仍在人民的意識提昇，民間社會力量的集結等長期深耕之工作，因此皆已婉拒。

關於生態教育中心的未來走向，高雄市教師會正在進行討論與規劃，根政將與教師會保持長期的合作關係，希望可以發揮加乘的效益，讓這股力量越來越壯大。

## 地球公民協會

以台灣的經濟實力、人民的所得，環境惡劣的程度，相較於民間環保團體的空虛與無力，實在是不成比例，許多運動界的朋友，對於台灣人對公共事務的冷漠都深感灰心，但是 9 年間，我在城市、鄉野、各階層中接觸到許許多多充滿智慧、慈悲心的平凡百姓，他們的行止讓我對這個社會仍充滿信心，我深信台灣社會的愛心與善心，一定可以支持有心的環保組織，讓這個世界獲得新生的力量，如同土地不會拒絕任何一顆自樹上落下的種子，只是，要長成大樹，必需內外因緣具足。

人類文明的發展與改變，都是從一小撮人開始的，如果有更多的人挺身而出，涓滴細流終將匯成一股莫然可禦的洪流。就算一小撮人，但只要方向正確，也可以影響社會發展，我們將連結各種社會的善緣，盡力而為。

目前，我和伙伴們正在籌備一個立足高雄，關心全台環境事務的非營利組織，名稱暫定為「**地球公民協會**」。這段期間，正廣泛向師長、各界朋友徵詢意見，提供未來工作方向之參考，同時也著手準備立案、尋找辦公室、尋求贊助等工作。

為減少繁瑣的行政程序，「**地球公民協會**」將在高雄市立案，由 30-50 名發起人做為常態參與會務運作的會員，但廣招全台各地之一般會員（贊助會員）。我們將秉持一貫的財務規劃原則，以小額募款做為經費的主要來源，歡迎真正心懷地球的綠色企業贊助，正式營運之後，將委請有公信力之會計師記帳，讓協會的財務公開透明。

身為「地球公民」的一員，我們將積極連結社會各階層、各領域之力量，與社會大眾對話，擴大影響力，進而改變政治決策；環境問題向來跨國界、無區域、縣市界，與社會、經濟、文化等層面息息相關，環保與生態，更無從切割，因此，我們將開展全方位的運動方向，盡可能在長期目標和短期議題上取得平衡，除了從自身做起，也同時關照結構性的文化、制度問題。

**「地球公民協會」的宗旨初擬如下：**

- 建立南台灣環境政策智庫與對話平台。
- 關切台灣、地球環境事務。
- 懷抱愛與慈悲，以和平的方式促進環境的永續、人類的互助合作。
- 宏揚自然平權的生命價值。
- 鼓吹人與自然共存、減少地球傷害之簡樸生活。
- 監督政府之環境政策，照顧當代基本需求，保留未來世代的生機。
- 深化民主，促進政府資訊公開，建立公民參與政府決策機制。
- 提昇人民環境意識並採取行動，善盡地球公民之責任。

我們希望透過社會的支持，創造一個可以留住人才，讓經驗、知識得以累積、傳承的非營利機構。

籌設階段的募款目標是 250 萬，用以支應房租、辦公室裝修、設備，以及至少一年的人事費用；另外，協會預計在一年內找到 500 個定期定額捐款人，信用卡捐款轉帳或郵局捐款轉帳將在協會立案後推出。

籌備期--郵政劃撥帳戶：李根政 42234481（我們將開立臨時收據，待協會成立後，補上正式收據。）

有任何意見，請與我連絡 0928762602 或 [leekc.kh@gmail.com](mailto:leekc.kh@gmail.com)

願我們共同的努力，可以讓世界更美好。

祝福您身體健康、闔家安康！

根政敬上 2007. 6. 20

# 地球公民協會籌備說明

## 一、為什麼要成立「地球公民協會」？

自從根政決定辭去教職和生態教育中心主任，全心投入環境運動，開始籌備新組織「地球公民協會」之後，許多朋友見面自然的提出一些問題，我們將之整理成二點，讓大家可以了解成立新組織的想法。

### ● 為什麼不繼續經營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？

- a. 個人因素：根政要借調阻力越來越大，無法長期經營本中心；根政身兼教職和環運事務，已覺分身乏術，決定專心投入環運等公共事務；教師會是依據教師法，由教師所組成的準工會團體，生態教育中心主任是由教師兼任，根政既已辭去教職，自然喪失教師身分，也等於喪失教師會會員的身分，無法再擔任中心主任之職。
- b. 環保運動不只要教師會參與，更需要各行各業的參與，根政希望能匯聚各界的力量，擴大環保運動的影響力。
- c. 高雄市教師會是由 9,000 位老師組成的組織，目前會務幹部正討論生態教育中心的運作方向，我深信，未來地球公民協會將可與生態教育中心共同合作，發揮加乘效益。

### ● 台灣環保團體已經很多了，為什麼不整合在一起，還要成立新的團體？

- a. 面對不同層級的環境問題，以及各種惡意、無意、層出不窮的環境破壞，我們需要關注不同議題的社區型、縣市、區域、全國乃至全球性的非營利組織，越多越好。而且，相較於政府、大財團所擁有的龐大資源，台灣的環保團體的力量實在太少也太小了。
- b. 台灣最基本的維生系統、生產體系無從切割縣市界，我們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環境問題更早已超越國界。台灣非常需要以地理區域進行各種環境議題整合，發展草根組織，但以全國法令、制度，全球視野來關注環境問題的非營利組織。此即「地球公民協會」成立之宗旨。

## 二、組織名稱：

為協會命名時，打定主意不再用生態、環保，原因之一是環境問題與經濟、社會、

文化課題、民主發展息息相關；再者，台灣類似名稱的團體已太多，很難再想出更適當的名稱。「地球公民協會」(Mercy on the Earth, Taiwan)這個名稱是由王敏玲小姐所提出的，工作伙伴和一些朋友，都感覺此名稱關照的視野寬闊而饒富意義。尤其，台灣人民耗用的資源差不多是國土面積的3倍，真的是應該想想自己的國際責任了，這個名稱至少有幾層意義：

- 人人都是地球公民，台灣是地球公民，所有生命都是地球公民。
- 人類是造成地球破壞最大的「地球公民」，也是唯一能解決地球危機的公民。
- 提昇人民環境意識，善盡地球公民之責任，是我們主要的宗旨。

協會的英文名稱取意為「減少對地球不必要的傷害，慈悲地善待地球」，因此我們以簡潔的：“**Mercy on the Earth, Taiwan**”作為「地球公民協會」的英文名，簡稱：MET，(meet 之過去式，曾經見過面)，隱含著「你我都要在地球走一遭，大家一起為地球而努力」之期勉。

### 三、籌備進度說明：

目前我們已開始拜訪、邀集發起人，預計七月底前向高雄市社會局申請籌備；同時著手尋找辦公室，預計八月底前完成辦公室建置，開始運作；8月至9月將陸續召開發起人會議、會員大會，希望可以在10月底前完成立案手續，正式掛牌。

### 四、募款：

在籌備期，我們預計募集創辦、營運費用及準備金共250萬。

籌備期--郵政劃撥帳戶：李根政 42234481（我們將開立臨時收據，待協會成立後，補上正式收據。）

### 五、組織：

「地球公民協會」(MET)預定的組織架構包括：依人團法組織之理監事會、外聘義務職之專家學者組成諮詢委員會、財務委員會，專職人員包括執行長、執行秘書、研究員、行政助理等，將來視需要進行人才招募及分工。

地球公民協會籌備會 2007/7/4

## 以愛和慈悲實踐環保與政治

年近 40，我正面臨生命的抉擇。今年七月我將卸任環評委員，由於過去近十年參與環境運動的歷練，有些師長、朋友鼓勵我參政，也有師長顧及我的家庭、生計與身體狀況而勸阻。而我則已確定要卸下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主任的職務，為的是讓出這個職位，讓新人為這個部門開創新局，至於成不成，我則寄望於高雄市教師會近 9000 個會員，再者，我考慮辭去已任教 17 年的教職，得以更大的格局，全心實踐社會事務，不過仍有生計的顧慮。

2007 年 1 月，我參加了周瑞宏老師開設的和氣大愛班，這個班為期九天，想利用這個機會好好整理自己的思慮，決定自己該怎麼走。九天中除了透過練功調理身體外，更多的是心與靈的引導，其中有個課程是引導學員釋放自己的傷痛，這一天我想起了畢生唯一的屈辱。

1983 年我國中畢業，當時正好金門缺少美術和音樂師資，於是我成為中斷十幾年後，金門首批五個師專保送生之一，五年中，我就讀於新竹師專美勞科，埋首於平面藝術的學習與創作，蔡長盛老師、李惠正老師帶領我深入藝術的殿堂，給我很多的指導，從此我認定藝術就是我的宗教，我畢生追求的理想，直到 30 歲從事環境運動才轉換生命的跑道。在學期間我曾參加范文芳老師的文化讀書會，掙脫從小被灌輸的黨國思想，啟發了我做為一個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和批判思考的習慣，有一次他拿著「台灣新文化」雜誌第 20 期給我，那一期引介 1986 年倫敦出版世界人權報告指出，金門的人權分數比中國大陸的 23 分還不如，帶給我很大的衝擊。



金門整整實施戒嚴超過 40 年，這張畫是我無言的抗議。(1993)

1988 年我回金門教書時，當時的金門處於軍事管制狀態，防區司令官最大，縣長不過是國防部指派一名上校擔任，更沒有民選的縣議會，國民黨黨工系統和軍管政府相輔相成，對這個小島進行著實質的治理和思想管制。我任教的第一所學校旁邊就是國民黨的民眾服務站，好心的校長為了我的將來，三番二次請我去填寫入黨申請書，但我堅持不加入國民黨。不過軍管當局為了表示重視老師的聲音，每次校務會議時都會派出代表聽取民意，1990 年，剛回鄉第三年的我，在校務會議上提出「民進黨在台灣已是合法政黨，金門可不可以成立民進黨黨部？」這個問題惹惱軍管當局，文教科長陳○○（陳先生目前升官在教育部任職）高分貝批判我不愛國，怎麼可以領政府的薪水卻在批評政府？從此，我被保守的教育界同儕封為「民進黨金門縣黨部主委」，但從未上任，暑假期間我到台灣進修期間，聽同事說，調查局和人二室都派員到學校調閱我的資料，當時我對加入民進黨其實沒什麼興趣，純粹只是要挑戰軍管當局的威權控制。

在軍事管制下，為什麼我不怕？當時我似乎已嗅出民主化是不可阻擋的趨勢，一方面，台灣的各種社會運動正風起雲湧，另一方面金門內部的政治氣氛雖然仍處於禁錮階段，但已有一些挑戰當局的異議份子，他們陸續出來參政，如金門高中教師楊○○，高職教師陳○○出來競選立委等，這些人都屬於國民黨的改革派，比較少人真的要跟國民黨翻臉，不過的確帶給金門一絲自由的空氣。



古寧頭的海埔新生地帶給我很多靈感。(1990 左右)

金門軍管的氣氛給我一種無孔不入的壓迫感，老家古寧頭的海邊矗立著一棟播音牆，隨時播放著鄧麗君的音樂和宣傳著「共軍止戰員弟兄們，請你們起義來歸吧！」，一直伴隨著我們到晚上 10 點的晚安曲，到處是不准攝影、繪圖的禁區，對於敏感又

愛好自由的人來說，這真是一種長期的精神虐待。1988 年到 1993 年期間，我在金門過著充滿矛盾的生活，教書以外，我沈浸於古寧頭海埔地的荒野之中，埋首於藝術創作，寫著書法和畫著家鄉的風景，讀詩、書，同時也參加藝文團體、開畫展等，仿若今之古人，但是，另一方面則放不下對政治和社會關心，卻又無能將此一矛盾透過藝術創作紓解。

大抵而言，我的異議言行並未受到什麼政治迫害，然而，卻有一個事件，至今仍讓感到屈辱和遺憾。1989 年，同學的哥哥楊○○參選立委與國民黨提名者打對台，我曾到競選總部幫忙佈置，選舉當天，我拿著照相機習慣性的拍攝風景照片，不料卻被國民黨特工認為是在蒐集對他們不利的情報，當時的國民黨特工無孔不入，結合著金門建立於血緣關係的宗族體系，形成綿密的人際控制網絡。於是這位特工便找上宗族長老，要求我到李氏宗祠，在列祖列宗前向他們道歉，我那肯接受這麼蠻橫的壓迫，然而父親極為擔憂我的前途受影響，更恐怖的是如不善了，來自國民黨特工和宗族的壓力將永無寧日，於是那天我步上李氏宗祠，強忍心中的憤恨，被壓迫下跪道歉，那一刻，我了解什麼是「恨」，一種想用暴力報復始得平復的心情，從此，我對國民黨乃至黨工仍充滿著不信任，與家鄉綿延 600 年的宗族永遠有著疏離感，當世人頌揚其保存最佳之閩南宗族祭祠文化時，我卻視之為集陳腐、威權、禮教束縛之大成，為黨國一體助紂為虐的體制。此為離開金門的原因之一。

18 年後，在周老師的課程中，當腦中浮現這一幕屈辱的畫面時，心中仍有一種心跳加速的茫然，我想起父親那雙因長期勞動而粗糙的手，想起父親晚年時由於痛風行走困難，每次回鄉都陪著他散步，扶著他的身體練習蹲下、站立的情景。此刻交織對已過世父視的不捨，對加害者的恨的情緒，如排山倒海一般縱情釋放，令我不禁放聲大哭。

哭聲中，我感受到傷與痛的力量，當下浮起第一個清晰的感應與頓悟。愛生愛，恨生恨。說實在的，相較於大多數政治受難者，我個人這一點屈辱算什麼？如果我仍懷抱著這股恨意關心社會與政治，這股報復性的動力，將引領我走向何方？今天的台灣投票行為，有多少人不就是因為恨民進黨而投國民黨，恨國民黨而投民進黨？導致無止境的惡性循環？

此刻我明白，唯有以愛與慈悲為出發點，參與環保、社會、政治改革，才能終極的改變病態的人類社會與對生界的殘害。

當下，我原諒那個傷害我的人，原諒那些不知不覺甚至有意識成為加害者的國民黨特工與鄉親，同時感謝父親給我慈悲的啟示，感謝老天讓我出生於金門，讓我有機會體驗那個因為不安，為了保住政權所行使的禁錮、集權式的統治，算是個錯誤的示範，感謝來自這個根系和血脈而來的清明示現，感謝這個特殊的因緣，讓我有機會親自體驗周瑞宏老師無時無刻所展現的愛與慈悲。

也許是因緣匯集吧，幾乎在同一天，我看到 30 歲以後一路提攜我的陳玉峰老師發表了一篇文章，文中提要為「有一種大愛，深入我們的根系、跨越時空、照顧所有的生機與未來，是謂環保，也叫做慈悲的政治。」年過五十歲的他，開始鼓吹愛是慈悲，包括人也變得裡外溫柔。



搶救棲蘭檜木林的抗議活動（1999）

我深信多年來我們所實踐的環保即是慈悲護生，只不過，環境運動者眼看環境與人心日漸沈淪，不是長期悲憤不平，就是心生無力；而多數的台灣人則只看到我們在阻擋開發與破壞，只看到我們激烈的吶喊與求救，然而，並不知道環保運動，其實是對地球生界的大愛。

環境保護運動該如何開展呢？在去年八月身體病痛之後，我認真的在思考，環境運動所追求的人和自然的和解，或許應該包括自己和自己的和解（身體、靈魂、靈性），自己和親人、朋友的和解，在日常生活中讓自己和社會、自然中所有有生命、無生命，有意識、無意識的各種存有，甚至虛空和解。面對人類的貪婪與無止境的破壞時，應有足夠的智慧不要讓悲傷、忿怒、焦慮傷害自己的身心，應隨時蓄積生命正向的能量，盡可能要在環保行動中展現對生界的大愛與慈悲。

其實，對於該怎麼做，我還沒有什麼具體的想法。而且，雖然此刻我思慮起全球的環境破壞，政府、大財團及人們的貪婪仍然心中不平，不過已開始學習觀照與轉念，學習讓慈悲和愛轉為行動的能量，做什麼也許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無所罣礙的承擔，在當下即知即行。

李根政 2007. 2. 20

## 生命的連結

從 1998 年開始，我受陳玉峰老師影響，開始投入山林保護的運動，雖然一個在中部，一個在高雄，但常電話連絡，向請請益運動理念與實際操作事務，2002 年我成為他的研究生，許多人都說我是他的「大弟子」。

對於這個稱號，老實說，我內心有些排斥。一方面自覺承接老師的部分只有在環境運動的某些面向，其他方面實在差得遠極了；二方面是近九年來，彼此的互動多數在公共事務上的高度默契，極少涉及私領域，對於「弟子」這種比學生更為親密入室的形容，還是不習慣。

陳老師的內在極為柔軟，總是在他能擠出的有限時間中，表達他最濃烈真情的關懷，因此，常常可見在公開場合上聆聽他已擬好稿子的真情告白。但人情事故大都靠「搏揉」而來，熟悉、親切感最為重要，加以陳老師談話習慣不喜人東拉西扯，沒有重點，以致許多人與陳老師談話都感壓力，永遠有距離感。

在研究所期間，由於高雄辦公室、家庭和台北環運事務上的牽絆，很少跟隨老師調查，更未盡弟子之誼提供絲毫的協助。陳老師有意叫我留在台中，但我離不開第二故鄉高雄的風土、人情，只能明白拒絕。師生緣始終未能在時間、空間上圓滿。

去年 11 月，接獲老師母親許秋菊女士往生訊息，先致電楊國禎老師詢問有無需協助之事，楊老師隨口講了一句，你是陳老師的「大弟子」應如何云云。

在生死大事前，做為陳老師弟子的身份，不知怎麼的變得比以前更真實。11 月 25 日偕同另一半怡賢，搭乘蘇董的車子，到北港參加許女士的告別式，在家祭的小教堂中，我和陳老師的家人、少數友人一同見證了整個禮拜過程。當下，出現了一種奇妙的、說不上來的內心轉折，我和陳老師的家庭、週遭的蘇董、楊老師等許多長期關心環境的師友們，似乎在此刻建立起一種親人的情誼。

我相信是許女士在死後，用其無形的手將我們這群圍繞在陳老師身邊共同守護環境的朋友，像親人般緊密的編織在一起。

李根政 2007. 2. 22



1995 年我輾轉從金門、台南市到了高雄任教，剛來到這個城市的課餘時間，我戴著口罩坐在民族路旁畫著「悲情半屏山」，接著我畫著鍾愛的柴山，十幾年來，我走過被污染的大地、殘破的山林，一股莫名的力量召喚著我，透過對土地、自然史角度的認知，以及投入一場又一場的環境保護運動，一個新移民漸漸產生了與土地深刻的鏈結。

如今，我深刻體會到：透過建立起台灣人民對土地的認同感，喚起其對生存環境、所有生界的關注，將可以超越黨派、族群、世代，讓彼此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。

李根政 2007